

## 第五十四回

### 荀林父纵属亡师 孟侏儒托优悟主

话说晋景公即位三年，闻楚王亲自伐郑，谋欲救之。乃拜荀林父为中军元帅，先谷副之；士会为上军元帅，郤克副之；赵朔为下军元帅，栾书副之。赵括、赵婴齐为中军大夫，巩朔、韩穿为上军大夫，荀首、赵同为下军大夫，韩厥为司马。更有部将魏锜、赵旃、荀息、逢伯、鲍癸等数十员，起兵车共六百乘，以夏六月自绛州进发。到黄河口，前哨探得郑城被楚久困，待救不至，已出降于楚，楚兵亦将北归矣。荀林父召诸将商议行止。士会曰：“救之不及，战楚无名；不如班师，以俟再举。”林父善之，遂命诸将班师。中军一员上将，挺身而出曰：“不可，不可！晋能伯诸侯者，以其能扶倾救难故也。今郑待救不至，不得已而降楚，我若挫楚，郑必归晋。今弃郑而逃楚，小国何恃之有？晋不复能伯诸侯矣！元帅必欲班师，小将情愿自率本部前进。”荀林父视之，乃中军副将先谷，字彘子。林父曰：“楚王亲在军中，兵强将广，汝偏师独济，如以肉投馁虎，何益于事？”先谷咆哮大叫曰：“我若不往，使人谓堂堂晋国，没一个敢战之人，岂不可耻？此行虽死于阵前，犹不失志气。”说罢，竟出营门，遇赵同、赵括兄弟，告以：“元帅畏楚班师，我将独济。”同、括曰：“大丈夫正当如此，我弟兄愿率本部相从。”三人不秉将令，引军济河。

荀首不见了赵同，军士报道：“已随先将军去迎楚军矣。”荀首大惊，告于司马韩厥，韩厥特造中军，来见荀林父，曰：“元帅不闻彘子之济河乎？如遇楚师，必败。子总中军，而彘子丧师，咎专在子，将若之何？”林父悚然问计。韩厥曰：“事已至此，不如三军俱进，如其捷，子有功矣，万一不捷，六人均分其责，不犹愈于专罪乎？”林父下拜曰：“子言是也。”遂传令三军并济，立营于敖、鄆二山之间。先谷喜曰：“固知元帅不能违吾之言也。”

话分两头。且说郑襄公探知晋兵众盛，恐一旦战胜，将讨郑从楚之罪，乃

集群臣计议。大夫皇戌进曰：“臣请为君使于晋军，劝之战楚，晋胜则从晋，楚胜则从楚，择强而事，何患焉？”郑伯善其谋，遂使皇戌往晋军中，致郑伯之命曰：“寡君待上国之救，如望时雨，以社稷之将危，偷安于楚，聊以救亡，非敢背晋也。楚师胜郑而骄，且久出疲敝，晋若击之，敝邑愿为后继。”先谷曰：“败楚服郑，在此一举矣。”栾书曰：“郑人反覆，其言未可信也。”赵同、赵括曰：“属国助战，此机不可失，彘子之言是也。”遂不由林父之命，同先谷竟与皇戌定战楚之约。谁知郑襄公又别遣使往楚军中，亦劝楚王与晋交战，是两边挑斗，坐观成败的意思。

孙叔敖虑晋兵之盛，言于楚王曰：“晋人无决战之意，不如请成，请而不获，然后交兵，则曲在晋矣。”庄王以为然。使蔡鸠居往晋请罢战修和。荀林父喜曰：“此两国之福也！”先谷对蔡鸠居骂曰：“汝夺我属国，又以和局缓我，便是我元帅肯和，我先谷决不肯，务要杀得你片甲不回，方见我先谷手段！快去报与楚君，教他早早逃走，饶他性命！”蔡鸠居被骂一场，抱头而窜。将出营门，又遇赵同、赵括兄弟，以剑指之曰：“汝若再来，先教你吃我一剑！”鸠居出了晋营，又遇晋将赵旃，弯弓向之，说道：“你是我箭头之肉，少不得早晚擒到！烦你传话，只教你蛮王仔细！”鸠居回转本寨，奏知庄王。庄王大怒，问众将：“谁人敢去挑战？”大将乐伯应声而出曰：“臣愿往！”乐伯乘单车，许伯为御，摄叔为车右。许伯驱车如风，径逼晋垒。乐伯故意代御执辔，使许伯下车饰马正鞅，以示闲暇。有游兵十余人过之，乐伯不慌不忙，一箭发去，射倒一人；摄叔跳下车，又只手生擒一人，飞身上车，余兵发声喊都走。许伯仍为御，望本营而驰。晋军知楚将挑战杀人，分为三路追赶将来。鲍癸居中，左有逢宁，右有逢盖。乐伯大喝曰：“吾左射马，右射人，射错了，就算我输！”乃将雕弓挽满，左一箭，右一箭，忙忙射去，有分有寸，不差一些。左边连射倒三四匹马，马倒，车遂不能行动。右边逢盖面门亦中一箭，军士被箭伤者甚多。左右二路追兵，俱不能进，只有鲍癸紧紧随后，看看赶著，乐伯只存下一箭了。搭上弓靶，欲射鲍癸，想道：“我这箭若不中，必遭来将之手。”正转念间，车驰马骤之际，赶出一头麋来，在乐伯面前经过，乐伯心下转变，一箭望麋射去，刚刚的直贯麋心。乃使摄叔下车取麋，以献鲍癸曰：“愿充从者之膳。”鲍癸见乐伯矢无虚发，心中正在惊惧，因其献麋，遂假意叹曰：“楚将有礼，我不可犯也！”麋左右回车，乐伯徐行而返。有诗为证：

单车挑战骋豪雄，车似雷轰马似龙。

神箭将军谁不怕？追军缩首去如风。

晋将魏 锜知鲍癸放走了乐伯，心中大怒曰：“楚来挑战，晋国独无一人敢出军前，恐被楚人所笑也。小将亦愿以单车，探楚之强弱。”赵旃曰：“小将愿同魏将军走遭。”林父曰：“楚来求和，然后挑战。子若至楚军，也将和议开谈，方是答礼。”魏 锜答曰：“小将便去请和。”赵旃先送魏 锜登车，谓魏 锜曰：“将军报鸠居之使，我报乐伯，各任其事可也。”

却说上军元帅士会，闻赵、魏二将讨差往楚，慌忙来见荀林父，欲止其行。比到中军，二将已去矣。士会私谓林父曰：“魏 锜、赵旃自恃先世之功，不得重用，每怀怨望之心。况血气方刚，不知进退，此行必触楚怒。倘楚兵猝然乘我，何以御之？”时副将郤克亦来言：“楚意难测，不可不备。”先谷大叫曰：“旦晚厮杀，何以备为！”荀林父不能决。士会退谓郤克曰：“荀伯木偶耳！我等宜自为计。”乃使郤克约会上军大夫巩朔、韩穿，各率本部兵，分作三处，伏于敖山之前。中军大夫赵婴齐，亦虑晋师之败，预遣人具舟于黄河之口。

话分两头。再说魏 锜一心忌荀林父为将，欲败其名，在林父面前只说请和，到楚军中，竟自请战而还。楚将潘党知蔡鸠居出使晋营，受了晋将辱骂，今日魏 锜到此，正好报仇。忙趋入中军，魏 锜已自出营去了，乃策马追之。魏 锜行及大泽，见追将甚紧，方欲对敌，忽见泽中有麋六头，因想起楚将战麋之事，弯起弓来，也射倒一麋，使御者献于潘党曰：“前承乐将军赐鲜，敬以相报。”潘党笑曰：“彼欲我描旧样耳！我若追之，显得我楚人无礼。”亦命御者回车而返。魏 锜还营，诡说：“楚王不准讲和，定要交锋，决一胜负。”荀林父问：“赵旃何在？”魏 锜曰：“我先行，彼在后，未曾相值。”林父曰：“楚既不准和，赵将军必然吃亏。”乃使荀 率车二十乘，步卒千五百人，往迎赵旃。

却说赵旃夜至楚军，布席于军门之外，车中取酒，坐而饮之。命随从二十余人，效楚语，四下巡绰，得其军号，混入营中。有兵士觉其伪，盘诘之，其人拔刀伤兵士。营中乱嚷起来，举火搜贼，被获一十余人，其余逃出。见赵旃尚安坐席上，扶之起，登车，觅御人，已没于楚军矣。天色渐明，赵旃亲自执辔鞭马，马饿不能驰，楚庄王闻营中有贼遁去，自驾戎辂，引兵追赶，其行甚速。赵旃恐为所及，弃其车，奔入万松林内，为楚将屈荡所见，亦下车逐之。赵旃将甲裳挂于小小松树之上，轻身走脱，屈荡取甲裳并车马，以献庄王。方欲回辂，望见单车风驰而至，视之，乃潘党也。党指北向车尘，谓楚王曰：“晋师大至矣！”这车尘却是荀林父所遣车，迎接赵旃者。潘党远

远望见，误认以为大军，未免轻事重报，吓得庄王面如土色。忽听得南方鼓角喧天，为首一员大臣，领著一队车马飞到。这员大臣是谁？乃是令尹孙叔敖。庄王心下稍安，问：“相国何以知晋军之至，而来救寡人？”孙叔敖对曰：“臣不知也。但恐君王轻进，误入晋军，臣先来救驾，随后三军俱至矣。”庄王北向再看时，见尘头不高，曰：“非大军也。”孙叔敖对曰：“《兵法》有云：‘宁可我迫人，莫使人迫我’。诸将既已到齐，吾王可传令，只顾杀向前去，若挫其中军，余二军皆不能存扎矣。”

庄王果然传令：使公子婴齐同副将蔡鸠居，以左军攻晋上军；公子侧同副将工尹齐，以右军攻晋下军；自引中军两广之众，直捣荀林父大营。庄王亲自援桴击鼓，众军一齐擂鼓，鼓声如雷，车驰马骤，步卒随著车马，飞奔前行，晋军全没准备。荀林父闻鼓声，才欲探听，楚军漫山遍野，已布满于营外，真是出其不意了。林父仓忙无计，传令并力混战。楚兵人人耀武，个个扬威，分明似海啸山崩，天摧地塌。晋兵如久梦乍回，大醉方醒，还不知东西南北，“没心人遇有心人”，怎生抵敌得过？一时鱼奔鸟散，被楚兵砍瓜切菜，乱杀一回，杀得四分五裂，七零八碎。荀 乘著钝车，迎不著赵旃，却撞著楚将熊负羁，两下交锋，楚兵大至，寡不敌众，步卒奔散，荀 所乘左骖，中箭先倒，遂为熊负羁所擒。

再说晋将逢伯，引其二子逢宁、逢盖，共载一小车，正在逃奔。恰好赵旃脱身走到，两趾俱裂，看见前面有乘车者，大叫：“车中何人？望乞挈带！”逢伯认得是赵旃声音，吩咐二子：“速速驰去，勿得反顾。”二子不解其父之意，回头看之，赵旃即呼曰：“逢君可载我！”二子谓父曰：“赵叟在后相呼。”逢伯大怒曰：“汝既见赵叟，合当让载也！”叱二子下车，以辔援赵旃，使登车同载而去，逢宁、逢盖失车，遂死于乱军之中。

荀林父同韩厥，从后营登车，引著败残军卒，取路山右，沿河而走，弃下车马器仗无算。先谷自后赶上，额中一箭，鲜血淋漓，扯战袍裹之。林父指曰：“敢战者亦如是乎？”行至河口，赵括亦到，诉称其兄赵婴齐，私下预备船只，先自济河，“不通我每得知，是何道理？”林父曰：“死生之际，何暇相闻也？”赵括恨恨不已，自此与婴齐有隙。林父曰：“我兵不能复战矣！目前之计，济河为急。”乃命先谷往河下招集船只，那船俱四散安泊，一时不能取齐。

正扰攘之际，沿河无数人马，纷纷来到，林父视之，乃是下军正副将赵朔、栾书，被楚将公子侧袭败，驱率残兵，亦取此路而来。两军一齐在岸，那

一个不要渡河的？船数一发少了。南向一望，尘头又起，林父恐楚兵乘胜穷追，乃击鼓出令曰：“先济河者有赏！”两军夺舟，自相争杀，及至船上人满了，后来者攀附不绝，连船覆水，又坏了三十余艘。先谷在舟中喝令军士：“但有攀舷扯桨的，用刀乱砍其手。”各船俱效之。手指砍落舟中，如飞花片片，数掬不尽，皆投河中。岸上哭声震响，山谷俱应，天昏地惨，日色无光。史臣有诗云：

舟翻巨浪连帆倒，人逐洪波带血流。

可怜数万山西卒，半丧黄河作水囚！

后面尘头又起，乃是荀首、赵同、魏锜、逢伯、鲍癸一班败将，陆续逃至。荀首已登舟，不见其子荀息，使人于岸呼之。有小军看见荀息被楚所获，报知荀首，荀首曰：“吾子既失，吾不可以空返。”乃重复上岸，整车欲行。荀林父阻之曰：“子已陷楚，往亦无益。”荀首曰：“得他人之子，犹可换回吾子也。”魏锜素与荀息相厚，亦愿同行，荀首甚喜，聚起荀氏家兵，尚有数百人。更兼他平昔恤民爱士，大得军心，故下军之众，在岸者无不乐从，即已在舟中者，闻说下军荀大夫欲入楚军寻小将军，亦皆上岸相从，愿效死力。此时一股锐气，比著全军初下寨时，反觉强旺。荀首在晋，亦算是数一数二的射手，多带良箭，撞入楚军。遇著老将连尹襄老，正在掠取遗车弃仗，不意晋兵猝至，不作整备，被荀首一箭射去，恰穿其颊，倒于车上。公子谷臣看见襄老中箭，驰车来救，魏锜就迎住厮杀。荀首从旁觑定，又复一箭，中其右腕。谷臣负痛拔箭，被魏锜乘势将谷臣活捉过来，并载襄老之尸。荀首曰：“有此二物，可以赎吾子矣！楚师强甚，不可当也。”乃策马急驰。比及楚军知觉，欲追之，已无及矣。

且说公子婴齐来攻上军，士会预料有事，探信最早，先已结阵，且战且走。婴齐追及敖山之下，忽闻炮声大震，一军杀出，当头一员大将在车中高叫：“玁狁在此，等候多时矣！”婴齐倒吃了一惊。玁狁接住婴齐厮杀，约斗二十余合，不敢恋战，保著士会，徐徐而走。婴齐不舍，再复追来，前面炮声又起，韩穿起兵来到。偏将蔡鸠居出车迎敌，方欲交锋，山凹里炮声又震，旗旆如云，大将郤克引兵又至。婴齐见埋伏甚众，恐堕晋计，鸣金退师。士会点查将士，并不曾伤折一人。遂依敖山之险，结成七个小寨，连络如七星，楚不敢逼。直到楚兵尽退，方才整旆而还。此是后话。

再说荀首兵转河口，林父大兵尚未济尽，心甚惊惶，却喜得赵婴齐渡过北岸，打发空船南来接应。时天已昏黑，楚军已至邲城，伍参请速追晋师。庄



王曰：“楚自城濮失利，貶羞社稷，此一战可雪前耻矣。晋、楚终当讲和，何必多杀？”乃下令安营。晋军乘夜济河，纷纷扰扰，直乱到天明方止。史臣论荀林父智不能料敌，才不能御将，不进不退，以至此败，遂使中原伯气，尽归于楚，岂不伤哉！有诗云：

阃外元戎无地天，如何裨将敢挠权？

舟中掬指真堪痛，纵渡黄河也颯然。

郑襄公知楚师得胜，亲自至邲城劳军，迎楚王至于衡雍，僭居王宫，大设筵席庆贺。潘党请收晋尸，筑为“京观”，以彰武功于万世。庄王曰：“晋非有罪可讨，寡人幸而胜之，何武功之足称耶？”命军士随在掩埋遗骨，为文祭祀河神，奏凯而还。论功行赏，嘉伍参之谋，用为大夫。伍举、伍奢、伍尚、伍员即其后也。令尹孙叔敖叹曰：“胜晋大功，出自嬖人，吾当愧死矣！”遂郁郁成疾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荀林父引败兵还见景公，景公欲斩林父，群臣力保曰：“林父先朝大臣，虽有丧师之罪，皆是先谷故违军令，所以致败。主公但斩先谷，以戒将来足矣。昔楚杀得臣而文公喜，秦留孟明而襄公惧，望主公赦林父之罪，使图后效。”景公从其言，遂斩先谷，复林父原职，命六卿治兵练将，为异日报仇之举。此周定王十年事也。

定王十二年春三月，楚令尹孙叔敖病笃，嘱其子孙安曰：“吾有遗表一通，死后为我达于楚王。楚王若封汝官爵，汝不可受。汝碌碌庸才，非经济之具，不可滥厕冠裳也。若封汝以大邑，汝当固辞。辞之不得，则可以寝邱为请。此地瘠薄，非人所欲，庶几可延后世之禄耳。”言毕遂卒。孙安取遗表呈上，楚庄王启而读之，表曰：

臣以罪废之余，蒙君王拔之相位，数年以来，愧乏大功，有负重任。今赖君王之灵，获死牖下，臣之幸矣！臣止一子，不肖，不足以玷冠裳。臣之从子蕳凭，颇有才能，可任一职。晋号世伯，虽偶败绩，不可轻视，民苦战斗已久，惟息兵安民为上。‘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’愿王察之！庄王读罢，叹曰：“孙叔死不忘国，寡人无福，天夺我良臣也！”即命驾往视其殓，抚棺痛哭，从行者莫不垂泪。次日，以公子婴齐为令尹。召蕳凭为箴尹，是为蕳氏。庄王欲以孙安为工正，安守遗命，力辞不拜，退耕于野。

庄王所宠优人孟侏儒，谓之优孟，身不满五尺，平日以滑稽调笑，取欢左右。一日出郊，见孙安砍下柴薪，自负而归。优孟迎而问曰：“公子何自劳苦负薪？”孙安曰：“父为相数年，一钱不入私门，死后家无余财，吾安得不

负薪乎？”优孟叹曰：“公子勉之，王行且召子矣！”乃制孙叔敖衣冠、剑履一具，并习其生前言动，摹拟三日，无一不肖，宛如叔敖之再生也。值庄王宴于宫中，召群优为戏。优孟先使他优扮为楚王，为思慕叔敖之状，自己扮叔敖登场。楚王一见，大惊曰：“孙叔无恙乎？寡人思卿至切，可仍来辅相寡人也。”优孟对曰：“臣非真叔敖，偶似之耳。”楚王曰：“寡人思叔敖不得见，见似叔敖者，亦足少慰寡人之思，卿勿辞，可即就相位。”优孟对曰：“王果用臣，于臣甚愿。但家有老妻，颇能通达世情，容归与老妻商议，方敢奉诏。”乃下场，复上曰：“臣适与老妻议之，老妻劝臣勿就。”楚王问曰：“何故？”优孟对曰：“老妻有村歌劝臣，臣请歌之！”遂歌曰：

贪吏不可为而可为，廉吏可为而不可为。贪吏不可为者，污且卑；而可为者，子孙乘坚而策肥。廉吏可为者，高且洁；而不可为者，子孙衣单而食缺。君不见楚之令尹孙叔敖，生前私殖无分毫，一朝身没家凌替，子孙丐食栖蓬蒿。劝君勿学孙叔敖，君王不念前功劳！

庄王在席上见优孟问答，宛似叔敖，心中已是凄然；及闻优孟歌毕，不觉潸然泪下曰：“孙叔之功，寡人不敢忘也！”即命优孟往召孙安。

孙安敝衣草屨而至，拜见庄王，庄王曰：“子穷困至此乎？”优孟从旁答曰：“不穷困，不见前令尹之贤。”庄王曰：“孙安不愿就职，当封以万家之邑。”安固辞。庄王曰：“寡人主意已定，卿不可却。”孙安奏曰：“君王倘念先臣尺寸之劳，给臣衣食，愿得封寝邱，臣愿足矣。”庄王曰：“寝邱瘠恶之土，卿何利焉？”孙安曰：“先臣有遗命，非此不敢受也。”庄王乃从之。后人以寝邱非善地，无人争夺，遂为孙氏世守，此乃孙叔敖先见之明。史臣有诗单道优孟之事。诗曰：

清官遑计子孙贫，身死褒崇赖主君。

不是侏儒能讽谏，庄王安肯念先臣？

却说晋臣荀林父，闻孙叔敖新故，知楚兵不能骤出，乃请师伐郑，大掠郑郊，扬兵而还。诸将请遂围郑，林父曰：“围之未可遽克，万一楚救忽至，是求敌也，姑使郑人惧而自谋耳。”郑襄公果大惧，遣使谋之于楚，且以其弟公子张，换公子去疾回郑，共理国事。庄王曰：“郑苟有信，岂在质乎？”乃悉遣之，因大集群臣计议。不知所议何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